



記

傳

誌
銘

寶
菴
集

寶
菴
集

寶菴集卷之十六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記

遊西山記

歲丙戌三月戊午時維暮春風日惠和余與張給諫伯任龔虞部汝修偕遊西山出都門而西三四里村落間綠陰襲裾又西北三四里度赤橋清溪湛然流其下自是綠溪而西兩岸皆古柳作參天黛色與波光相映發可愛迺舍輿而

騎又三四里水益瀾漫爲湖其右爲平疇數百頃甕山玉泉山列障其前恍然江南風物因相與按轡緩節徘徊省若驟見契濶故人繾綣無已湖盡度大石梁而西可伯武爲功德寺寺故甚壯自嘉靖中撤其殿獨存僧寮亦頗廢不治僅有古松栢數十株蒼蔚成勝觀耳然地踞湖山之間形勢軒敞

上每自謁

陵還道西

山輒卽其地爲行宮云入小飲因散步松下濤鳴風起錚鉤蕭瑟令人想見陶隱居高致又數

十武爲玉泉亭亭負巖而居下爲小池小石梁亘其前玉泉之所潄也泓渟若鑑軟水亦甘寒爲盡一觴而去已緣小溪行又百武爲玉泉山其崖有亭曰望湖拾級而上騁目肆眺環湖之景轉焉已西南折可數里馮軾望諸山乍遠乍近始得小菴於道左曰淨土汝修故嘗居停處因宿其中室宇楚楚呼酒痛飲紙窗禪榻醉至而臥清曉從枕上聞幽禽啁晰一洗塵耳問途于僧云距香山平坡並可十五里道里相埒余

與兩君計先平坡便迺從廣野中西南行可數里度一嶺兩山中斷爲蛇徑肩輿從其間出復爲平原四山環之過杏子口廬舍雞犬成一村落彷彿武陵桃源所欠者吾江南十頃寒玉可容漁舟耳已過謝都尉墓鞠爲瓦礫場矣而土人云初棟宇甚壯爲之一慨又半里得善應寺長廡複殿制最宏麗有大松踞庭間足蔭數席盤薄良久呼酒十數行賞之始行山坡三四里迂迴數折而得平坡寺寺在翠微間道以迤邐

故不甚陡峻而登其最後小殿俯視諸刹院俱在下方羅列若兒孫乃知寺日就圯而名最著者特以高故也縱眺久之因飯于方丈飯已折而西南從石磴間蛇行可里許而得一菴曰獅雲菴所負峰石甚奇檜栢佐之若鱗鬣秀色射人其前亦爲石磴左右徃徃奇石錯置信步而下欲更問他勝會日冉冉迫下春乃還宿菴中厥明而起則松露猶滴嵐翠益新神骨爲爽自菴東望有浮圖如植筆云清涼寺也緣山麓行

可二里而至寺在陂陀間其殿閣不能當他寺而前爲廣除數十頃可亭可臺自平坡獅雲及他菴寺一指顧可盡而山從三方繞之實大觀也已又折而西入小徑爲靈光寺有朱軒翼然出崖間以奉大士東南而望清涼之觀可得二三其隣爲翠微寺寺絕亡他奇而名最雅蓋自平坡清涼所負之山蜿蜒不下二十里總之名曰翠微諸菴寺多至十數大抵皆借以勝而茲寺獨專其名地亦有幸不幸耶已過善應不入

折而東又稍折而北可四五里得承恩寺寺中爲重閣壯甚其高至扶絙而上軒窻洞開四山拱揖而至下瞰平林蒼翠相送適以亭午休僕馬因呼酒縱飲極歡二君第其勝爲最蓋所遊惟平坡至高矣而其陰絕無所覩其他或僅以一面標奇耳而是閣以矗起平地故左右開朗目界曠然無所不際故尤爲勝云已過隆恩寺僅屋宇偉麗而已其中乃如貴人居頗乏幽致遂舍去之直趨香山卽山之崖中闢爲馳道甚

飭古木夾植流泉隱石磴間至所匯處輒澆澆
作聲已入寺東折而尋所謂來青軒者軒特塏
爽煙林嵐岫咫尺可攬而馮檻極眺 天都

帝闕隱隱在五雲杳靄之間自遊者莫不推高
是軒名下固不虛耳已折而東北重房複閣靚
深妙麗幾使人迷弗得出蓋巨璫方營墓域其
上故崇飾一新如此已下山過碧雲寺其門臨
絕磳磳旁雜樹斐疊石梁跨之居然有丘壑之
致再爲重級而上甚峻當殿之陽渚泉爲方沼

蓄朱魚數千頭餌以胡餅不呼而集水面粲若
披錦已東北趨泉繞屋流濺濺齋厨之所需取
諸階渠中渠盡得石洞三甃石爲之寒月以藏
卉木者也過洞得小亭其陽又渚泉爲池蒔曰
蓮其中葉已田田矣池之北爲精廬三楹傍有
古柳中空太半而枝葉特扶疎有態柳下爲泉
所出處作石龍驤首承之又擬曲水爲石渠繞
廬泉皆自此下注香山之壯以天造碧雲之工
極人巧遊者莫能軒輕也遂與兩君踞坐泉上

浮以三雅呼童子壅水而決之水益駛酒行益
數大嘯呼相樂也比暝始移盍方丈夜酌至醉
其明日以一寺童前導北折而得小徑始若不
能旋輿旣乃豁然豁谷高下綠陰參差如入異
境過廣運寺有四松占兩庭所蔭幾滿東折而
得一軒臨崖特出香山之勝正直其前縹緲若
畫耳目所得迺不減來青軒也坐久之過弘法
寺入門兩槐不甚古而枝幹盤結作虬龍拏攫
之狀已過臥佛寺隣有古墓松柏鬱然將入寺

夾道古栢數十株相引爲勝足雄視諸寺矣寺
圯甚上方捐內帑命中貴人董葺焉土木狼
籍遂舍去之出其旁門泉始見道左有巨石巉
絕泉稍滙其下初謀小憩而中貴人者故嘗識
汝修堅欲留余三人飯而汝修言聞遊臥佛者
探泉源最勝問寺僧及從人殊不謂佳而吾三
人者雅已內決又以避中貴人故亟褰裳從之
行百武得弘教寺寺在山坡無宏壯聲而雅潔
可喜前望下方亦稍具林麓之觀山徑陜不容

寶善集 卷一
騎步而西泉緣道出時時沾屨道之下爲深壑
兩山東之中頗綴以草樹晡冉蔽虧入益深徑
益幽而泉出益廣時遇亂石輒淙淙有聲可二
里而得 寺有門旁出又得菴曰 其前
立石頗怪偉崎嶇礧礧山勢亦盤旋迴合石之
隙則泉所出也乃與二君各選石箕踞樹所陰
不受日而泉聲益奇地小窪卽滙爲潭若鏡清
可數髮松風拂之時作綺縠文嗽流枕石不知
日之晏也自巳至申始從山陂下循水而出道

敞乃就輿遂趨玉泉寺再登望湖亭其下爲觀
音寺有石洞呀然故夏少師名之曰玉龍所題
字及詩具在出門聞奕聲兩人臨溪窻徒跣據
局亦佳事也已入華嚴寺下方燬于虜其殿閣
存者咸在上方勢若翔涌湖光野色一瞬而盡
有兩石洞其一中闢若堂其一縱廣視玉龍然
皆蕪穢不治因歎使置此于東南林壑間掃除
點綴當滋勝耳已過功德寺不入得大石梁是
爲湖盡處有寺曰妙應當山之脊向者從湖隄

上望見之故亭亭獨出汝修謀宿其間甚喜而
從人憚登陟稱寺無置頓處業已驅齋裝入松
林菴迺與二君歷磴而上當門踞坐則西湖之
景益親坐久之竟下宿于松林菴菴前後列植
檜栢雜以高柳殊亦不俗明日謀以歸道遊海
殿莊乃益緣甕山而北泉自西湖別出爲小溪
垂楊覆之其前皆成江南稻畦卽湖隄上所見
也過 莊入小憇高處亦當山麓却望隄樹縈
引如帶其左爲 寺亦有高軒橫絕而計勝不

能過華嚴妙應之觀且足力微苦憊矣乃聽二
君入而余從橋上佇立四顧亦復有致已僕人
稱李子侯之園不減海殿又迂道無幾乃亟過
之環園爲小溪高垣截業從板橋入其前多壯
屋後乃饒水樹亦具亭榭三四及兩舟然位置
不雅不稱善也已出趨海殿遙見蒼林際天有
溪環之而泉視亭園較滉漾浩漾亭館舊最整
麗今稍稍圯而勝故不減臨水石閣尤勝四面
古柳母慮數伯株綠波潏潏蒙以翠幄都城之

外貴戚圍墅相望莫能先是指屈矣於是憇而
過午爲命酒十數行而狂風驟作天氣黯慘遂
敗遊興乃趣歸是行也首尾凡五日歸不宿期
林沐多暇意盡而返一樂也行不擇地遇勝卽
停去留疾遲以地甲乙二樂也吾三人者莫適
爲主客觴奕間發雜以詼笑口所欲吐不必徵
理意所欲安不煩索迹三樂也蓋余於西山五
至矣再役 山陵之外皆以遊至然率不過再
宿自香山碧雲之外未及染指焉遲徊十年而

有茲遊始爲屬厭汝修亦然如伯任者迺始是
遊人生之爲十年者幾何則茲遊之樂殆未可
以數得也因爲之記以俟續遊庶足當指南焉

南還日記

此篇當在北征記之前蓋此紀在萬曆九年而北征紀則在十二年也

余自丙子仲冬六日偕計吏北上其明年三月
成進士五月應制科試入讀中秘書己卯九月
授今官忽忽五閱歲陟岵望雲之思日以彌甚
自庚辰冬請于當事者乞歸不可尋屬內察甫
竣而詞曹諸君爭乞差余名在第四當得差而

寶菴集 卷二十六
爲有力者所先廼以五月七日申前請于政府
三閣老相次報可於是稱病謝 朝謁始定行
計蓋至七月旣望余杜門業七旬當上疏矣而
江陵公方病在告故事諸曹所建白皆先請而
後上聞乃謀之座主蒲州吳縣兩公爲啟事白
江陵報許以復院長武陵陳公陳余鄉闈座主
也趣具疏上之是月二十三日也當是時事若
小緩卽迫 萬壽節病疏格不可上而侵尋九
月又當濬漕河舟不能徑前行計益齟齬矣疏

旣下吏部考功郎盧君維禎余會闈座主黃公
同年且皆閩人也余請黃公一從臾之卽以翊
日題覆而余以二十八日遂得請八月朔日登
舟云其日卯刻出自宣武門過崇文門而三諫
議劉君弘道史君繼辰萬君象春爲具于詹文
學光祖家要余言別余謝不可爲勉赴酒數行
而別三君皆同鄉而史萬二君又同年同館相
善也過三忠祠余宗兄鴻臚可興鄉人錢叅軍
德徽在焉酌余三爵而別叅軍且拜且謝且鳴

寶善集 卷二十一
咽欲涕叅軍貧甚前病逆旅幾殆余爲延醫加
致藥食已而遂起得官故別余特不勝情云時
同館余君繼登敖君文楨沈君自邠候余濯纓
亭上久矣亭瞰惠通河河流瀾瀾夾岸草樹斐
亶映發爲祠勝處吾輩送別必登焉三君相顧
黯然各出酒見勞余文謀醉余亭上然竟弗成
醉爲盡飯一盃而別記前一歲七月陸敬承請
告還越送之亭下者十許人今去之一年而見
送者僅得三君并史萬兩君而五耳宦路聚散

無常萍合蓬轉良足歎也別三君登輿行可六
七里度前無送者而隱隱疎林中見小寺寺前
立巾屨者兩人若有遲者而童子策馬前白余
宗兄秀才可言鄉人陳御醫秉仁相送余爲入
寺寺野而幽有老樹蔭蔽坐而小飲頗適而前
顧日景垂及晡乃別去又行可三里而同年張
侍御文熙自治漕還命一騎先驅要余執手道
傍張余同門生又同館厚善亟欲見之而道左
適有公署因入憇以須少焉張至語良久因道

漕務出舉刺疏草相示徐復闌及時事慷慨而別是日微陰而風及是風益橫翼以微雨久之輿夫衣盡沾濕而輿中人衣亦益單淅淅蕭蕭前念歸程卽欣然自得後顧送者亦復愴然心折也將抵通州駐通戶部劉君際可楊君

並余同年遣人來迓薄暮登舟張侍御已夙戒州官致地主之禮而兩戶部亦別遣問遂宿舟中慰勞兒女自七月以來行計皇惑接以治裝總總夜睡不能熟而是夕始一甘寢云初二日

三王生統綿緹後先顧余舟中鄉人朱憲幕全禧繼之已而王比部炳璿之子在公以送大母至戚生憲高自京師至宗兄可賓自通州來會命酒相對極歡比暮比部之子及戚生辭去而宗兄留宿余舟余又然燭作京師知交雅故者十許通書付送役更命酒對宗兄盡一甌而罷初三日質明解維北風吹波輕帆映日縹緲若畫意甚樂之而潞水多沙灣長年似不習迴旋舟時時膠淺竟日行僅可六十里至蕭家林而

泊初四日卯發以亭午過河西務夜泊武清衛
前屯是日行可百里初五日卯發數里一村
落茂樹間之眼底此景久濶便作大江以南
想西刻泊天津備兵使者賴公廷檜出顧余
余辭不能肅客復遣使者護行及境乃已初
六日始沂流入衛河行可六十里初七日西
南風大作行可數里舟人牽挽不能前遂少
休道左頃之雨驟作風勢爲緩乃復行以亭
午過靜海行五十里而泊初八日宿清縣初
九日過興濟未至滄

州十里而泊自靜海以南夾岸茂樹恍若路
窮舟行岸轉豁然復開中流容與頗自適意
初十日以辰刻過滄州申刻過磚河又行可
二十里而泊先是張少司馬佳胤自宣府遣
人問余京師會余已前發復遣人自宣府追
而送余是日始及于滄洲之境其人兼程十
日間關走千餘里且詒書家君爲訊殷勤欸
備此公高誼可念也十一日行可五十里而
宿交河之泊頭其地饒梨棗木棉商賈接跡
而市廛亦稠密自通州

以南僅此縣頗壯耳吾同年余太史濱河而居
惜主人方留京師莫爲下榻者北望五雲爲惘
惘久之十二日南風頗橫舟人且行且泊日中
矣而行不能廿里薄暮風小緩乘月行三十里
宿東光十三日宿安陵十四日行可六十里泊

薄暮風色殊利而舟人憚夜行稱距德州
尚遠中道無泊舟所瞪眼看他舟張帆而前意
甚望之十五日夜半微雨東北風益駛五鼓褰
帆而行卯刻過德州余意欲乘便風兼程遂不

泊而去然風覺小橫而雨亦間作舟人並有難
色前不能數里而泊是夕風雨大作黯慘頓撼
寢不帖席旅懷難堪乃不但不見月而已十六
日質明而雨不止顧風頗利行可九十里宿防
前十七日風勢如昨而水道最多灣行八十里
宿甲馬營驛十八日風日清美行八十里宿渡
口驛十九日抵臨清其地北控清衛南襟漕河
商賈輻輳民物饒溢實齊魯之間一都會也舟
人冀得小休余特聽留一日而其明日沈戶部

存仁視余舟中旣而沈刑部九疇亦至刑部雅
與余善方以差出約余方舟而南長路寂寞獲
此良友慰抃不能已已廿一日卯刻解維暮宿
土橋閘沈箕仲邀余過其舟小飲譚詠頗適自
入舟來推堂寢居王比部之母及余婦諸女而
余戢身前艙中僅如斗獨酌無以爲娛數行輒
醉是夕幾再倍之乃得微酣而已廿二日抵東
昌莫守與齊出顧且遣郵夫送余南旺舟人溯
流千里方呻吟告罷莫君之惠近於人情矣莫

尊人與家大夫同舉癸丑進士前與余京師相
善云而頃之少司空何公起鳴以候代駐灤源
走使問遺因少憇作答薄暮發又可二十里而
泊廿三日宿張秋廿四日余以黎明前發而治
河屠水部元沐遣信辭以公事弗及顧且緣途
起閘卒相助於是吾舟人始得息肩云是夕宿
靳口閘廿五日抵南旺初得順流爲之一快倚
篷獨酌故鄉冉冉落眼前矣廿六日以晡時抵
濟上而馬水部玉麟方病謝客不得出肩輿強

余入會且曰吾能不出子於閘子將柰何余固辭亦固以請乃以昏時過其署署頗幽敞適支夏兩文學並在賓館夏於余尤雅故鄉人畢集且譚且酒且奕遂通昔矣廿七日余舟始度閘行可五十里宿魯橋廿八日西北風微作順流張帆水波容與作穀文而岸樹引繩不斷翠色落蓬窻間白鷗無數與船上下若知其歸隱而狎之者爲欣然竟日行可百十里未至夏鎮十里而泊廿九日晨過夏鎮詹水部世用謝病弗

出而戒候人具廩餼且用張秋南旺例遣閘卒見送抵彭城是夕宿黃家閘三十日午後遂抵徐州循故事祭河神禮成已迫暮矣遂以朔日黎明發行可二十里而東南風大作因泊岸左久之強舟人放舟而前風亦小緩遂過呂梁是日宿雙溝余記童時過呂梁崖石齒齒湫流迅猛號爲險絕今兩崖多漲岸石沒不見而河流自徐以下處處迅急未睹呂梁之異也乃悟陵谷滄桑之說非虛矣初二日宿直河口初三日

宿桃源比日皆不得利風風顧小橫舟人又辭以不得鼓棹乃反張帆從迅流中溯風而行以故入清河三日矣而不能達淮初四日始入淮口漕舟鱗集喧呶爭道余舟久之始得前有漕艘壓余舟而進余舟之桅折焉遂停岸左治桅訖工而行日夕矣乃宿于新莊閘初五日候閘啟而行業已亭午過清江浦而樵李黃太史洪憲舟自南來要余停舟一晤頃之訪余舟中坐譚良久而別余第遣一刺報謝則已及暝矣是

日宿板閘初六日以辰刻抵淮而徐宗伯之子兆曦太學北上適維舟河許因得邂逅一譚頃之同年魯山陽錦來顧特款曲有禮意然衝途作吏折腰良苦余甚憐之督撫凌公雲翼余州人也辭疾不出直遣人問遺而已舟遂發至白馬湖有暝色舟人堅欲停余不可乃以更許宿寶應初七日度寶應湖宿界首風雨小作湖中小似黯慘而頃之雲氣漸薄又漸變爲赤霞波面作琉璃紫金狀亦一奇觀也初八日行及露

勛廟日幾眊矣而湖波甚恬且月色可鑒乃強
舟人復前更許度邵伯湖而泊湖波與天一色
明月蕩之玉塔臥微瀾之句妙得其象詩中畫
也倚舷長嘯且呼酒酹之行路得此固亦足當
勝遊矣初九日抵廣陵走一信與同年李侍御
植相聞侍御亦方以病謝客莫往莫來步武千
里爲悵然久之是夕宿瓜洲初十日東南風橫
甚大雨翼之江濤皆作鐵色人立而蔽天自江
口望金山特步武余欲挈小舸破浪遊之舟人

莫敢任也竟日旅泊撓悶而已十一日卯刻度
江順流張帆瞬息而達煙濤渺綿萬山如帶左
焦右金黛色撲眉睫間應接不暇當是時樂其
勝而忘其險恨不一日千里也是日以仆桅停
舟及申而發夕宿新豐十二日辰刻抵丹陽復
與沈比部九疇遇同年甘令士价來顧云戒傳
人候余久矣固請赴其約而比部又從旁慫恿
之遂爲少停及申而發以十三日卯刻抵毘陵
始遇迂者族人爲一麟校章懋章本余伯叔也

爲紹芝紹 余兄若弟也周氏爲潤湯演余前
婦之兄若弟也尋余弟夔至同載者余舅氏王
十一翁一綸族叔章美姊壻周邦柱友人張夢
吉也兄弟握手喜極而涕親黨以次第相揖莫
不人人動色也是夕飲余弟舟中過夜半始罷
宿無錫之南關十四日未刻過滸墅而余今婦
家來迎曰陸敬枝余婦叔也曰嘉觀嘉與余婦
兄也而余婦翁以前一歲卒及是爲泫然增慨
小飲其舟中而別頃之抵楓橋率余婦入哭其

乃翁兒女留連日且晷矣遂泊舟焉而以明日
已刻過閶門撫臺孫公光祐遣官致問太守朱
公文科劉長洲懷恕傅吳縣光宅皆來顧然余
舟竟發不復停余亦方從諸族人歡會不能衣
冠襜褕出見客也徐過婁門譙鼓動矣而姻友
張君汝猗率其子儀庭來迎儀庭者余甥壻也
已張君恒思俞子伯良趙子可順先後來迎拜
起酒食了不爲勸是夕月色耿耿水波澹然簫
鼓之聲與隣舟歡閨間發游子至家數年情事

寶齋集 卷二
一日獲申樂可知也。小寢舟中夢間亦覺有栩栩意。以十六日黎明抵城下卯刻至家。

小玉山記

拙圃之中疊石爲假山焉。其延袤不能數丈。而蜿蜒開闔。豁衍虧蔽。地盡而有餘景。景盡而有餘勢。卽其登頓下上。以數四計。而後山之事始窮。遊者往往出其意表。而歎夫作者之工也。蓋入余圃。首爲清音軒。軒之左映竹而朱其扉。署曰小有。不敢方仇池洞天。以爲入之。而小有巖

壑。表入山道也。右顧而得影碧池。池亦盆沼。無黏天浩漾之觀。而倚山爲奇。綠厓草樹皆參差倒影其中。如明鏡綠雲。婀娜可念。池之左爲磴道。道旁巨石壁立。有英氣。漸上則杉栢樛然。鈎衣罽帽。偃僂始得度。再陟爲看花巖。巖俯皆山樓之廣庭。環庭種木芍藥及四時雜卉。花時爛若披錦。而茲巖得之爲最親。折而東下十餘武。爲留暉洞。落日返照自西巖之樹隙以來。逗弗能去。已右折而上。南北兩石如龍頷。凌虛而空。

出所不及縮轂者。僅尺許。可褰裳度也。而下爲
峽若礧。以驟雨後。亦頗得泉活活。而不能常躡。
而上則爲松蓋巖。巖平廣如臺。有枯子松。左根
右榦。欹若偃蓋。坐臥其下。六月不受赤日。兼時
得涼風。更數年。當婆娑徧覆巖頂。其旁雖頗列
檜栢。故自楚楚。然避不敢以鴈行進矣。東北折
而下。可二十武。忽呀然而闢。爲浮玉洞。洞上爲
箭缺。以漏日景。而下瀦影碧池之水。中度砥石
從廣可六尺許。如巨璞而虛其下。及四周坐而

垂足清波中。與池魚擾。所以稱浮玉者。水作漁
陽玉色。又石似玉而浮也。西出洞。遵曲磴而出。
爲盤峰。峰高二丈許。巉絕饒古色。於吾山最高
矣。而出於兩巖之間。故曰盤。其嶼正頰池。而四
山之卉木環之。亦名曰清華嶼。嶼之西陟數磴。
爲夕佳巖。余圃之勝最。馬鞍山。馬鞍之勝最。西
巖。西巖之佳最。在夕。而茲巖獨當其勝處。每殘
陽掩冉于崖石間。紫翠萬狀。拄頰看之。不知於
朝爽何如也。余初名是巖曰松風巖。際有大松

殊秀蔚。風起濤鳴。非不蕭瑟有致。久而以山故
奪之。乃又掇取靖節語。恐不免爲貞白揶揄耳。
下巖得小隙地。奇石四立而中稍窪。有瓔珞栢
楊梅樹並奇鬱。而楊梅尤吾土所珍。名之曰楊
梅鳴。下有石臺可以奕也。又名曰迷樵谷。谷東
折而得石梁。取栖雲洞道也。洞陰森黝邃。驟而
叩之。覺雲氣旁薄。杖屨間。客至此遂蕭然以爲
世外焉。西上又得石梁。折而北爲餘清嶺。嶺薄
于垣。而其觀東盡小山。西并和甫園之水竹闌

得之。有松稍劣於兩巖。然是陰半嶺。他樹亦沈
沈相雄。自是俯而下爲源山口。洞勢故遙抗。留
暉山口特狹。裁通人。又出山道也。髣髴武陵源
之山口。故名之。其他奇石珍木。至不勝署。於是
又名其山曰小玉。以統之。蓋馬鞍別名爲玉峰。
自玉峰下迤邐二百餘步。得余山。若支山云。而
山又洞庭石爲之。石皆蒼然作玉色。以此名小
玉。不爲爽實。而余顧嘗讀穆天子傳。稱有群玉
之山。蓋僊真之所窟宅。欣然庶幾割其一曲以

自栖託而道遠無造父八駿之御不可得姑退而就此。然吾山雖小頗不乏幽詭之致。而又近在几榻間。朝而遊之。夕而不厭也。明日而又復然。吾時而潛浮玉之洞。踞松蓋之巖。披襟以當雄風。舉杯而邀明月。隕然嗒然以遊無何之鄉。卽蓬萊閩風其樂疑無以易此。蓋或圖南九萬里。或息枋榆。雖細大相越哉而不相慕。其所以爲適一也。雖然吾聞芥子可以納須彌。吾且將包群玉之山而踉跨之。又何區區鵬鷄之辨。作

小玉山記

寶菴集卷之十六

寶菴集卷之十七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傳

程于行傳

遷史傳游俠貨殖。儒者高其文詞而絀其義。曰。此何以辱金匱之筆。而或解之曰。茲其憤懣感。慨語也。余以爲卽是兩者。胡可沒沒也。夫其不足以勸世也。亦不足以觀世乎。蓋自漢而降。法網滋密。借軀赴急之風。士噤不敢齒見。以爲人

寶善集 卷之七
人自愛而重犯法。其實行誼亦少衰矣。又海內郡國虛耗。欲求卓程素封之家。緩急足佐縣官者。所在而鮮。而獨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或頗有其人焉。其爲義近俠而變化足術也。則柰何當吾世而失之。若余所聞程于行近之已。程于行者名善定。世居休寧之漢口。以其族冠徽之諸程者也。于行性孝友。父元利蚤沒。而奉其母。汪孺人以色養。後先喪之。皆如禮。生而警敏。穎出。顧不樂受書。自其少時。則從其父行賈四方。

已能鉤校出入。人莫敢給。父歿而盡寘橐金以歸。母曰。孺子不敢以身爲外府也。于行旣起家。孤童受其先人業而息之。所贏得日進。而其居平亦不肯爲一切纖嗇。急義好施。意豁如也。族之勾貸日至。徃徃捐筭而應之。無難色。率其宗人治漢川之孔道。獨身當其衝。曰。非我任也。誰其鉅者。以至瑾有樗。餒有糜。雨益而暍漿。其鄉之取於于行。若寄。甚或詭得之。于行不忍逆也。初于行以不好書。故賈晚而更好之。時涉獵

傳記獲小解。爲一意得。所至求訪其賢士大夫。與之遊。其所遇雅士。卽貧賤愈下之。或齷齪貴。勢人終亦無所造。請諸公間以是益多于行。年四十三。以癸未十月晦卒。子一起家。于行自懲其廢書。方益購書以授起家。而竟死矣。嗟夫。俠士豪舉得閭里聲。而不免身扞文罔。諸賈人子仰取俛拾。折節爲儉。君子夷之守虜。如于行能。衷之以財自豪。以儒飾之外。爲德而不見俠。內爲俠而不見名。斯其可貴也已。

史氏曰。余不識于行。而習俞仲蔚先生云。仲蔚跼迹自喜。用隱德高天下。士之陽浮慕仲蔚者。仲蔚能不爲距。而不能必爲入也。然獨雅善于行。于行亦傾心。仲蔚嘗謀更仲蔚葬地。死而復行。其集嗚呼。此豈有襲取傳會哉。夫彼甕牖桑樞之士。沒齒一壑。其不能借聲以重于行明矣。而于行從刀錐間。竭節而趨之。若弗及者。何也。余所爲傳于行。以此。或曰。于行迺竟以仲蔚重矣。

封戶科左給事中萬翁暨配周孺人傳

余所友最厚善者母若同年萬仁甫云仁甫自秘書擢爲給事中居京師輒迎其父龍山翁母周孺人就養卽中我二三兄弟進而謁翁翁與爲主賓之禮甚肅甫撤茗謝客而入使仁甫張具延客盡歡窺其人蓋斤斤質行長者余固心異之而仁甫時爲余言翁孺人居卽中日不重簋仁甫謀以甘毳進則曰吾家世貧而汝初宦若以勺貸充口腹後不可繼汝厲節將弗終吾

甘子之善養而已余益敬其言比仁甫自都給事中出叅政山東則迎之山東自彭城入境數百里無知爲大叅父者而是時東土歲饑翁孺人意恒不憚仁甫朝夕上匕箸則曰民半菽不給而吾徼國恩以汝祿養得飽而嬉過矣柰何又求豐乎自仁甫給事中進爲左逢國大慶再蒙恩封翁如其官孺人上今號翁孺人屬仁甫而勞之曰若翁媪起田間至勤人主褒寵之過矣則惟汝夫故田翁若媪也又安所藉

寶善集 卷之七
手以報 天子亦惟汝矣仁甫頓首受教以是
所至能其官爲時聞人嗚呼此所以爲仁甫之
父母也翁本姓鄭氏常州之無錫人以世德稱
于鄉翁生而敦重不與凡兒伍里人萬翁者故
無子僅一女意難其配見翁於塾師所奇之遂
壻翁於家曰此吾壻而子也翁自是始易姓萬
而孺人亦從其母姓曰周翁自壻萬則能爲萬
翁代操家秉所綜理咸當意而又內事萬翁謹
甚供養甚豐萬翁安之忘乎其無子也翁雖家

於萬乎乃意不欲以異姓私其財自萬翁時則
已收其弟姪善遇之旣而分其田與其居畀之
不待請也居常不自得以爲生失養於父母乃
殫力撫其二弟衣食必與共養不給者授之田
貧不能教子者助之館穀翁爲人寬然自喜貌
不見喜愠口不挂臧否聞人隱過至掩耳却走
里中有好鬪者間相率質成於翁翁爲曉譬利
害其言發於至誠皆自愧悔罷去其爲封官貴
顯矣而橐冠服不恒御監司守令亦無所造請

第時白袷徒步從田父野老講故歡諸故人至
相謂曰誰謂萬翁貴人哉而乃與吾屬齒蓋翁
之篤行類如此至孺人又相以婉嫕勤儉翁不
以贅故自挫孺人亦不以翁贅有傲色比老白
首而如賓之敬不衰翁故好客肴醕以咄嗟取
辦孺人尋聲而應之不稱疲也其事父孝敬尤
篤方從仁甫京師忽心動求歸歸而及父之疾
候視扶掖十旬弗懈歿而喪葬之如禮於是人
以爲萬翁真有子也初萬翁有媵而嬖不禮於

孺人孺人曲承父意母事之猶弗慊比父歿內
不自安而孺人無幾微及於宿憾卒善事之於
乎翁之所繇稱篤行豈獨其天性至哉則內德
之助弘矣固宜其有子如仁甫者也

史氏曰余讀士鞅之論欒氏稱其世德存歿之
會旨哉其言之也士崛起隴畝間策勲名於當
世其前人積功累仁固所從來遠矣而封官一
旦意得氣盛憑而行之以章其惡先澤不能庇
其亡忽焉吾江左仕宦之家乍起乍仆豈不著

哉。故曰慶者在閭。弔者在門。盛衰羸縮之數。何常之有。如萬翁者。德不外著。要其仁心質行。吾有以知萬氏之澤長矣。

誌銘

太學生伯中周君墓誌銘

伯中周君以萬曆癸未歲除前一日修歲祀。方酹神。遽仆地不起。俄而遂卒。其親戚哭于寢。其朋友哭于堂。以至于巷市間。販夫婦孺咸環聚咨嗟曰。悲哉乎周君之爲善人也。噫嘻。此足以

觀君矣。君初受先人田廬。僅給弟不能無夙逋。而性又拓落不問生產。好施喜客。意豁如也。家以是漸約。而其先大父侍郎公未及考。不應任子格。而君爲人所誤。輒裝如京師。彷徨無所就。迺遂繇邑庠生入貲太學。是時君徒手燕邸中。所入貲並出匄貸。歸而鬻田廬以償之。生計益拙。然君配顧孺人。雅有婦德。務以共儉力操其門戶。君不問自如。客至呼酒食立辦。君亦忘乎其貧也。久之顧孺人卒。而君至自親米鹽。蚤夜

拮据以謀餽粥。乃始邑邑不聊生矣。君爲人性氣高亮。而用意要歸于忠厚。其遇富貴人遠若浼之。貧賤出已下者。嘔嘔如也。其或負人。每飯不能忘。人或負之。絕口不道也。居常瑟縮畏事。聞人是非。毀譽輒掩耳。或知交間緩急叩門。必殫心濟其事。甚於爲己。家至屢空。臨財不爲苟受。度義可受。受之。卽有窮乏自言者。亦隨手應之。無難色。以是家日益落。時時突無煙。而君氣不爲衰。顧其志所欲爲者。什恒闕八九。其所不

欲爲者。什或屈一二。而君日益侘傺。不自得。往往酒間合坐歡。闕而獨鬱。伊長歎。以至于一蹶而卒。積憂傷生。其可悲也已。君孝友天至。事母務以色養。撫其弟不以不恭。少恩有姊寡而貧。君不問其家有無。周之如弗及。少年常從狹邪飲。不能無子弟之過。至瞰其家庭幽隱。攷其生平大節。無一盪於道者。嗚呼。求君於今之世。豈不難其人哉。君諱邦柱。伯中其字。其先自太倉徙崑山。大父廣。南京刑部右侍郎。正嘉間名臣。

以君乞恩得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父士淳太學生。母徐氏。娶顧氏。卽余從姊也。繼娶朱氏。無子。女二。皆某某俱側出。卒之日。距其生嘉靖丁亥。得年五十有七。君長身玉立。居京師時。諸公貴人爭目屬之。稱爲偉器。爲文以雋敏傾其曹。而南北六試輒弗利。晚年冀以資得官。亦竟未嘗再舉子。不育。遂以乏嗣。其畸窮於世若此。疑其當得遐壽。而年又僅止于斯。比歿而厨無宿舂。胠其篋。故衣敝履不足蓋形。傷哉貧也。天之

報施善人何如哉。余父及余兄弟以次爲調棺歛。而君卒之月。方自治藏祖塋之巽隅。以窀穸余姊。亦吾父吾弟共襄其役。至余薄輸而君堅弗入也。曰。以他日卒吾事。且戲曰。吾有成言于子。不吾卒事。吾鬼啾啾。傷子矣。悲夫。言猶在耳。卽非余其人也。亦誰能負之。迺卜以甲申二月壬申成君之志。而且刻詞墓門。以寫余哀。銘曰。維德則猗。維命則奇。生常戚戚。死或離之。如其然也。君又奚怨。而余又奚悲。

實者集 卷二十七 九
鄉進士後溪徐先生墓誌銘

志載卓行

徐先生居所謂嚴家浜者距余家千墩浦上煙
火相望也以是兩家事靡弗習徐先生雖斤斤
質厚乎然能爲月旦語其刺褻一切亡所假而
雅獨推家大夫以波及余蓋其臭味微有合者
比歿且葬也其伯子進士字道原官刑部主事終職方員外郎惟濂自爲狀而屬余
銘嗚呼余惡能辭按狀先生諱子英字韜仲別
號後溪姓徐氏始自汴徙崑山之注浦里上世
咸力田行義有隱德至烏程尉曰永年者以貲

聞里中傳其仲子朝相困縣官役再徙今居則
先生之大父父也當父歿時先生年甫十七母
周孺人痛垂絕而弟某猶呱呱襁褓間先生已
嶷然有大志入則奉其母提衡家衆出則從名
師友相切劘殫晝夜力學以是得毋廢箸而文
亦奇進有聲鄉人始以孤童易之及是乃歎曰
徐氏有子矣尋補邑弟子員已數試于鄉數不
利而先生益下帷湛思學以日邃諸公家爭延
致爲師先生抗顏經席戶屢恒滿遂以壬子舉

于鄉先生自負一第可拾芥取而數上春官又數不利然其氣弗爲衰顧益壯先是癸未先生業壽七十矣猶與其伯子俱計偕不于冰雪中無色悔旣以病不入棘歸塗輒自課所試題示人曰吾力猶堪一戰乎不也蓋歸之踰年而卒識者以是悲憐其意云先生爲人冲簡率素與人交不能作苛文悞語而底裏洞見天真盎然久而益懷之其於家也彌不復矯飾而常以先意得母弟歡心當周孺人疾革時欲有語不得

輒

先生泣請曰將毋以吾弟未立即兒幸有以自活者毋憂弟也趣推所受產畀之且有亡相共者終其身親黨間有貧不自存及壯未室者先生悉力贍之市有丙舍可以賈野有羨畝可以窶取諸先生如寄不責直也先生之爲公車士至三十餘年其力田行義一如先世時而自奉尤約所居室廬取僅蔽風雨而已布袍蒯屨出從一奚僮時與田父野老釣席畏自標揭居恒不能去酒而園蔬脫粟意甚甘之歲中一再入

城已則悶然而反曰吾不但不能從諸君僕僕造請迺闐闐間奇衰浮侈吾不欲觀之矣故時時訓飭諸子必首之守分惜福其爲質行長者迺爾先生以正德九年三月二十有一日卒以萬曆十二年四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配張氏子男三長惟濂卽進士君次惟洛惟閩葬于墩浦收字圩之新阡嗟夫自世道交喪士一挂籍公車卽鼓其氣力援納長吏漁獵閭里以自封殖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而異日所以待國

家之用者卽斯人也而以冀其砥節首公名實窾母亦樹曲表而責直景乎如先生拔足于靡之外此其中疑有以過人者假令資適逢世其於侷儻非常之業未知何如而要之抱仁潔行必有卓然可以坐鎮雅俗者而又不幸不及一第以老且死第令其鄉人稱爲長者而已可惜也雖然以俟後世翼子孫與俗相提而論先生亦安能以此易彼哉是宜銘銘曰
姑爲慙勿爲翫姑爲陋勿爲侈樸其外洞其裏

返於真寧厥止以遺誰吁有子

太學生許君暨配梁孺人墓誌銘

嘉靖間吾崑有給事中許雲峰先生者以才名最著公卿間而先司馬公與許公同年進士獨隱約自晦兩人操行不同然交相善也而是時許公有子弱冠矣秀而文先司馬嘗見其所業于許公所書抵家示余曰許氏有子矣余始知慕稱許君然齒少於君數歲未敢定交也居久之余始爲諸生假館於君之別業乃益習君而

君亦不以余之無似而折行友之至于今二十五年而君之遇余日益厚余亦務以肺腑待君相敦相靡頗引於道誼且與君有晚年世外之約而不虞君之遽溘然以死也悲夫君諱汝愚字繼顏爲人舉止淹雅恂恂如也而其中實超朗當給事公貴盛時勢傾邑中而君方壹意讀書爲舉子業已稍不得志於試輒旁及玄典又旁及軒岐家言至手治藥裹精甚彌日不厭穆如也給事公歸田方日夜修園圃聲伎之樂而

君侍間退處一室理前好自如士友過者爲焚
香烹茗譚玄論文竟日而已自給諫公沒而君
始親家政凡先所拓產有以直不足來告者君
欣然應之使得所欲去或更踰其始望而君益
約勅奴僕送曰晦歛以此監司守令皆賢重君
而君又好禮賢士大夫造請日至歲之佳辰必
致所善諸公張飲高會酒食豐旨終讌皆君自
爲程督不知疲也諸公間亦莫不交譽君而君
自奉顧甚儉一衣至十餘年每食蔬一盂飯一

甌卽素所狎客僅供草具而已其後房亦不畜
媵妾泊然如故諸生時而獨日夜董飭其二子
於學曰當吾年少時志不後人顧不幸中廢懼
隕先公之聲所以僕僕自力於人間事者以寬
若等於學也其能審大計知時拙申如此初給
諫公性豪舉而君務以謹質濟之給諫公嘗曰
此乃爲吾子矣必又我若也而使爲諸生不敗
吾世乎蓋晚而父子間各自得也大母錢太孺
人故鍾愛君而君所以事之亦良備給諫公生

寶菴集 卷二十七 十四
甚孝比沒而太孺人忘亡也其爲人淳直亡他
腸然意所不可卽不能忍口徃徃宣於衆中亡
所避或面折之甚痛以是不能無迂于人而竟
以譽君者衆終亦無如君何嗚呼自吳俗之偷
也薦紳大夫陳尸未寒子孫弗克任其旁已耽
耽有爲刀俎而擬之者矣而君自給諫公沒所
構大第僅草剗耳待君拮据而成鄉之旁畝亦
益拓門閥無所改而大者繩其二子並彬彬世
其家益日尋給諫公之德而增修之不惟無所

賈隊而已君卽不顯亦何愧爲許氏子哉君娶
梁氏恭儉婉嫵事姑及祖姑皆以孝聞其相君
順而不調年僅四十以卒卒而中外追其賢共
稱惜之子男二椿齡椿芳俱太學生孫男二元
羔元燁葬以某年月日先是君謀葬給諫公歲
歲求吉壤未得卜比易簣頗自悼恨以屬椿齡
兄弟曰必亟圖之椿齡等乃行求得今兆形家
以爲吉遂并葬君不逾時而成君之志噫嘻君
又有子矣銘曰

干莫謂干將
莫邪也

厥考作基乃構斯堂厥考菑菑乃築斯塲弗究
於儒迺亢厥宗彼美同室德音孔臧有光燭霄
干莫斯藏百爾孫子莫不熾昌

明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雲山曹公暨配呂夫人墓誌銘

萬曆己丑秋八月南京工部尚書曹公卒于家
有司以聞 詔予祭葬如制且贈公太子少保
蓋公仕三十餘年以明德見推朝紳議者追夙
效奉甲令從事故 天子予公爲優公諱三暘

字子泰號雲山常州宜興人也宋季自句曲徙
居之二百年無顯者而好爲德滋甚至公大父
詔父珮益以文行爲鄉人所稱珮始娶於毛生
公而曹氏始大大父父皆贈爲南京工部尚書
大母黃氏母毛氏繼史氏皆贈夫人而父生得
封大理評事人以爲世德之報云公生而穎異
爲文數千言不起草讀之湛思者無以過也嘉
靖癸卯遂舉鄉試魁其經明年成進士授大理
寺評事則又精于律比獄詞出其手情法相麗

卽老吏弗如其長及其僚有疑獄咸就而咨公
而是時 上數起大獄所比擬一弗當立得譴
而公一意持平不敢以三尺阿指民自以不寃
進左寺副尋丁史夫人憂服除補右寺副進右
寺正踰兩考始得擢爲漳州府知府漳瀕海諸
大猾多跳海通倭爲奸利甚且導以入剽公廉
知狀嚴示要束有犯者輒得得必行法一切亡
所貸諸猾重足而立已而閩諸郡大半中倭殘
破而漳獨完則公剷其禍本矣亡何丁父憂服

除當補建昌公素有清彊名倖相以桑梓隣郡
難之久乃補濟南濟南山東會城也以繁劇名
天下前守不能支至以病免而公顧游刃有餘
朝而治事日晏而庭虛無人吏卒事之若神明
而小民謁其疾苦則如就其父母郡人安之隣
郡有富人子罪疑而按者多引嫌不敢決使者
移獄公公一訊而直之使者猶以爲疑公曰太
守不自嫌賄乃嫌及使者耶且死人以自明太
守不爲也卒直之是時歲連大饑公盡出所節

縮之餘以供賑貸煑糜發粟具有調度他郡就食者一切廩卹之亡問所部全活以萬萬數景王之國所從中貴緹騎暴橫道上公逆王于境具陳歲饑民貧厨傳不飭以爲守臣罪已又檄屬邑供張皆如法而止卽以不稱譴有守在不而及也王左右皆懾公無過需者全省賴之是時兩臺使者咸薦公治行第一中丞朱公衡尤以文學知公特薦公堪督學選其後遂由湖廣憲副徙視山東學政所校士絕不問成案

而去取明允或前政所殿公首舉之士始大譁而遂以其秋並舉於鄉乃相驚以爲神尤敦尚教化所在闢書院羣諸生其中親御臯比爲譚經講藝或責以實行東人士亡不矜奮彬彬鄉風焉已擢爲湖廣叅政守荆南道會支羅賊怙險以叛行旅晝梗公與川貴守臣合筴夷其巢有白金文綺之賜已擢爲浙江按察使屬邑有李令者以嚴察賈怨於巨室遂中蜚語撫臺入其言欲深坐之以屬公公力持其議曰此直註

誤耳且令廉何至如傳者所言柰何以三尺狗
仇豪口吻乎撫臺卒屈而從公已擢江西右布
政使尋轉左所轄錢穀出入事繁猥不勝理吏
緣爲奸公親爲綜覈亡問細大每歲徵輒懸額
示民所入如額而止出又如其入猾胥束手旁
睨而已凡往時增耗減發諸弊爲之一洗江右
絕苦藩祿稍不時給宗人聚而譟于門小急之
則民又稱病公通計出入緩急使宗人得以時
受廩而徵辦以漸上下便之丁卯提調鄉試公

所得士其後多去爲名人程文亦半出公手亦
以雅馴爲士林式擢順天府尹輦轂下中璫戚
畹疊跡關請公一切無所假犯者卽大豪憑城
社自固亦不爲骫法民間快之以前後爲京兆
者莫能及而言官亦遂請久任垂滿考始得擢
爲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滇雜夷難治公務以威
信懷柔之霑益夷言倉安素儀者將構難逆折
公不敢動恙熨之間弭耳脅息黔公沐氏世填
其土驕甚至朝弼彌暴縱招聚亡命多不法邪

謀有端守臣第目攝之莫敢問公具白其狀且
曰蔓草難圖徙薪宜豫於是 上聽公便宜劑
置竟徙朝粥南京其子昌祚猶驕恣自如公又
正色裁之始懼而戢滇有貢金歲輒溢額其後
增至數倍土人不能給當事者虞以闕供譴始
猶括官帑羨金已遂括諸民間已又加賦編商
四出而購于蜀滇人騷然公力言官民困憊不
可以應額外之供遂得減額他如議改折稽驛
傳減象隻清軍伍築邊城凡十餘疏皆報可滇

中至今賴之進南京刑部右侍郎言者摘公撫
滇時先期報滿不合新令而當事者適以他事
銜公遂得致仕是時公方以數任職爲中外所
推而小失格至奪官非衆所擬也亡何竟用言
者特薦起故官尋改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
已又攝部篆公入揖官屬分署程書出則坐督
府理軍實勾稽盈縮事以咸集歲給軍餉則權
粟直貴賤通以本折兼支之法軍旣稱便而公
峙無損及諸所條議區畫詳允儲政爲之一振

已遂擢爲南京工部尚書時奉 旨繕葺內殿
公慮材庀工綜理精密所省萬計他若修理都
城改建場屋及濬渠治道節縮亦如之操江僉
都御史王篆者負故相江陵勢橫行南中徧侵
諸曹權人莫敢迕至是欲分權濱江蘆課公引
職與力爭義形於色王爲之氣奪江陵奪情議
起臺諫大臣皆茅靡保留之章公車不勝載聲
聞南中南中將踵之公曰吾屬大臣義所不出
心所弗安不可以告 君卽疏具吾弗署也議

遂寢公在衆中溫然長者耳而於可否同異之
間乃毅然不爲苟徇先是一忤分宜再忤新鄭
勢人耽耽側目然素行高未有以中之平生僅
一遭白簡徒取考滿日月文致小過終不能有
所汗巖及公自以病力請骸骨 天子始優詔
許之而里居十餘年兩臺使者尉薦無數朝之
縉紳爭屬意公以東山之起蓋公論如此公內
行尤醇至事繼母史夫人以孝聞兩居大喪易
戚咸備撫其異母弟妹及從兄弟皆有恩至任

其婚嫁且護視之終身生平於世味泊然自奉
簡儉衣常數浣食不兼味而庀宗祠置祭田則
捐數千緡無難色宗黨姻戚及其鄉之人貧者
待以舉火餒者待以糜死者待以榘咸取諸公
若寄居恒絕跡公府至邑有利害則爲有司使
者精言之已而遵用之輒效邑有西沆四達道
也而以險惡數盜爲行旅憂公議旁浚一河以
殺水勢河成而沆爲安流長鄉賦者徃徃不勝
役至破家公議畧運役分而力均自是中戶以

上大抵皆完則公力也公配呂氏溧陽名族三
進封爲夫人能以恭肅儉勤終始佐公初歸公
年甫十七而事舅姑接親黨綜理內務御臧獲
婢妾咸曲當無不如公意及貴且老矣猶荆布
自如其握勞居約無異徃時也初夫人自以未
有子爲公置側室舉兩子不以慈廢檢誨以是
學早成而其長者今仕爲方岳夫人且目覩其
金緋矣公學而安於讀吏而安於廉宦轍半海
內家或從或否而坦然無內顧憂者人以謂夫

人之力多焉公生以正德丙子九月十九日夫
人先公生以乙亥十二月二十九日而亦先公
一歲卒貴且偕老人以爲難子男二人長卽福
建布政司叅政司勲次司直蔭爲國子生蚤卒
女二孫男七孫女五曾孫男一女二大叅君卜
以某年月日葬公及夫人于南岳之新阡而走
使數千里徵余銘銘曰 銘三句一換韻
曄以文昭厥胄遙遙蔚爲諸曹鬱三百年世德
不讐以毓大賢爰初迨季以廉自植音植以敏勤事

筮爲理官亟其平反民頌不寃再守大邦惠威
翱翔維龔維黃尋宣魯鐸士用咸若以莫不恪
京兆之理法及奸宄民曰孔邇移鉞于滇有頌
其遷有驕其虔司徒司空筮儲糾工罔有弗功
至其風格母詭母激而恒嶷嶷晚而懸車我鄉
我閭其德乃餘矧厥好逌儉共嘉柔以贊於修
德旣均有貴且偕壽亦旣有後 賜丘穹如徃
寧爾居其永勿墟

寶菴集卷之十七

寶菴集卷之十八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誌銘

明封孺人楊氏墓誌銘

馮子若曾自進士更宰二邑治以高第聞於是
滿三歲考得封父文林郎如其官母封孺人已
自任丘入為吏部郎又再遷主選事居凡五月
而其家以孺人之訃來余弔之苦次見馮子流
涕被面語嘶不能出聲余甚傷之第以為人子

實錄卷之八
二
一日委身在公至不獲奉其父母終事其痛故
當倍之及出而徵母孺人之年曰僅四十本三
於是始明爲馮子之繼母而歎馮子之篤於孝
也迺其爲母者必賢母已亡何馮子介其友鄒
子王子直經而踵余門手狀且泣而言曰養志
之失母蘇也九歲耳而兄財十四歲姊十一歲
纍然環家大人而啼家大人亦持之泣曰吾不
能起若母于九原也吾又不能必繼若母者之
能母若也則柰何於是偃蹇者久之而始得今

母及母入門而後養志兄弟知有母也食有時
寢有歸襦履有儲女嫁而不疎男長而無廢學
蓋母若不知其異出而家大人始忘乎養志等
之失母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幸而徼天之靈
以有尺寸進庶幾一日之養而又已矣惟是墓
中之石所以昭示後世者丐先生銘之庶幾母
猶爲母死乎報止此矣願先生重圖之余聞其
言而愈悲爲按狀而誌之孺人姓楊氏世爲高
平人父處士諱得水孺人四歲而孤母李再適

焦氏孺人則育於其舅李氏所稍長有賢淑聲
故文林公娶焉是時舅僉憲公姑陳宜人皆老
白首亡恙而宜人尤性嚴難犯孺人能委曲中
其歡稍不懌率諸孫長跽請過必解乃已宜人
晚病痿躬自扶哺數月不懈宜人歎曰吾有婦
也以得緩死其孝卽吾女弗如矣僉憲公晚有
嬖子甚愛欲中分其產畀之文林公內難孺人
未決孺人曰安用是區區者而傷父心卒與之
均以孺人爲闊達持大誼雖總之發於慈孝

然其識遠矣孺人柔靜婉惠生而不能以富貴
驕人居恒服御縞素卽綸翟不數進也而顧好
施予時時振人之急親黨間丐貸者未嘗以無
爲解居不妄言笑卽罵詈施於僮僕猶若難之
然治家斬然所指使咸率職細之米鹽醢醢無
不宿具當僉憲公罷政歸與文林公父子皆好
客戶屢常滿酒食狼籍以咄嗟取辦於是中外
又交稱孺人之能且歸其厚也孺人生以嘉靖
己酉十二月十六日卒以萬曆辛卯正月八日

文林公名春三晉間所稱爲賢豪士也孺人先
後四娠今一子在曰養大長子養性縣學生娶
龐氏繼朱氏薛氏何氏次子卽養志今爲吏部
文選司主事娶朱氏贈孺人繼李氏封孺人女
一適楊自得皆蘇孺人出也孫男四堯年舜華
禹績湯霖孫女二葬以其年月日嗚呼以孺人
之懿德無不可書而獨馮子敘致其母子間淋
漓懇款以慈孝相發有愴然動人者則尤可風
也是宜銘銘曰

非誰優之胡德之猗非誰讐之胡命之奇其理
竟不可知嗚呼悲夫惟夫生也而明廷之恩以
貶歿也而幽宮之詞以碑其庶以慰孝子之思
葉母汝太孺人墓誌銘

汾湖之葉氏世爲吳江冠族而自黃門毅齋公
之歿稍稍中微矣越五十餘年而其諸孫中有
自山陰令入爲虞部主事者又三十餘年而其
末曾孫且復起爲山陰令時人異之或稱大小
令云於是葉氏之望彌著於曩時而余溯其詒

燕之力非獨外德茂也蓋亦有內助焉如所聞
汝太孺人者是已汝自山東遷吳江之黎里入
國朝徃徃有顯者而自黎里遷聞溪里則太孺
人之祖諱某起家進士爲考功郎世所稱爲來
齋先生者也來齋傳子某以貢士判荆門州事
封都事配顧氏封孺人則太孺人之考若妣也
汝以考功公葉以黃門公兩家於其邑相讓爲
甲乙而兩公又相善於是黃門公有季子曰一
愚先生某都事公寔以太孺人許字焉太孺人

年二十而歸葉氏一愚公年裁十六耳是時書
門公歿久一愚公以孤童奉其繼母范孺人與
其生母沈孺人弔影相顧門戶蕭然外不勝公
私之迫輒持其良產予子錢家且盡又性和易
於人無所較而顧好從博徒酒人者遊以是產
益廢計無復之然太孺人之爲婦亡何時已能
代沈孺人秉家政矣太孺人儉勤於家米鹽瑣
屑衡量必謹而事二姑乃極修髓之奉曰不忍
以貧故儉吾姑也延明師課諸子甚備敝衣疏

食以自節縮甚者脫質簪服而推以事師必豐
曰不敢以貧故棄吾子也蓋殫身拮据無寧畧
焉而久之虞部君成癸丑進士授山陰令具袍
服朝太孺人堂上始爲一解顏而笑曰此吾鄉
者脫簪典裳之效矣范孺人性嚴太孺人事之
無違色事沈孺人與之鈞禮兩姑終身安之一
愚公間以微過見恚于二母太孺人所以慰解
兩姑者百方退而爲一愚公陳大義以風公瞿
然若自失也而兩姑亦更相謂曰吾得有吾子

亦賴有吾婦耳虞部君之爲山陰也以迎養請
太孺人曰而不聞古有養志者乎若父樂社中
飲而吾且留教若弟若第勉之善爲 天子牧
養小民而已及山陰警于寇則又傳語曰而身
非二老人有也若第知有山陰而已故虞部君
卒以最稱山陰蓋其曉暢大誼多此類也當太
孺人之始成婦也范孺人寔誨之曰勗哉汝氏
女而爲葉氏婦未易稱也乃太孺人六十餘年
之間死喪顛頓之苦什居其三四當其時丈夫

且猶束手而太孺人以一女子卒能持之以終
事其姑且以其子若孫成亢宗之名於戲亮爲
葉氏婦當如是矣太孺人卒于萬曆丁丑某月
某日距其生乙卯得壽八十有三子男四人可
立蚤卒可成卽虞部君可與太學生可畏邑諸
生孫男八人重光舉于鄉而卒重元有志重華
重熙皆太學生重照重科皆邑諸生重第卽所
稱山陰小令也孫女二人曾孫十有九人曾孫
女十有一人四子先太孺人卒者二其仲季嘗

獲奉末命矣顧謀葬輒弗果乃後十一年爲萬
曆丁亥而諸生重元等始卜以十二月某日奉
太孺人柩合葬于一愚公之兆而先期介沈銓
部伯英之狀來請銘所謂山陰大令者與先司
馬偕薦于南宮小令者偕余薦于鄉又皆相善
也余之習于葉氏非一世矣而重以伯英之狀
之覈余得采其大者爲銘銘曰

儉於饗受迺豐悴厥初利迺終孫曾多有亢厥
宗疇謂女也而弗汝功有堂維封有管維彤鳴

呼此太孺人之宮

顧孺人黃氏墓誌銘

是為黃埭顧在蘇州齊門外

昔劉子政傳列女類取其瑰奇博達之操以風切當世而至于尼父刪詩自二南國風所述婦人女子之詞不過曰宜其家人而已而所謂卿士大夫之妻亦止於共蘋蘩釜錡之職申雞鳴雜佩之規靡異行也詎不以閨壺之質非履凶蹈難則亡所見其奇而惟其自致於人倫居室之常不詭於情而合於誼是以頌而稱之曰宜

故婦德而見奇非其幸也幸而不見奇乃稱宜焉聖人以是為婦道之常而足以風天下後世矣蓋余得黃孺人之狀而善之孺人者今太僕寺少卿顧君與睿之配也始太僕君為諸生有俊聲然家方中落孺人拮据相之問館於其父母家儲糗醴醢恒使不乏問所游從賢長者也擊鮮釃酒繼之矣太僕君前試場屋輒不利孺人勞勉有加焉無幾微不自得之色太僕君曰吾少貧且困而使我不無虞於廢學者吾妻也

及太僕君成進士出宰豐城孺人益輔以儉素蕭然荆布如故諸生時或勸何不爲少潤者孺人曰吾儒家女爲儒家婦此故吾也吾自安之太僕君曰吾平生自矢清白而內不憂交謫者與吾妻共之也事其舅封公與繼姑馬孺人志逾其物物逾其力兩尊人甘其奉歡然竟老卽馬孺人亦忘乎其非出也太僕君曰吾自學而仕不能以其身長爲人子而能代吾者吾妻也至于諸姑伯叔及其異母弟皆遇之有恩不以

異出爲殺養其母終身死而盡推其遺貲以與諸弟太僕君曰吾志在敦睦恭讓而常以不言得之者吾妻也太僕君則又咨嗟言曰吾少善病又苦貧吾妻脫簪珥資其藥物而陰爲攝護者百方比吾病已而不虞吾妻之病繼之病且二十餘年而竟吾棄也吾妻性故嚴晚而更婉約自喜時以寬輔吾行於家十說而吾常九愧之乃吾之歷世滋深益知吾妻之賢而不虞老而不克偕也吾妻有二子能不以愛故妨其訓

飭吾常愧稱爲人父以爲吾妻當食其報而痛
乎其不待也蓋孺人歸自豐城南拜 恩命未
幾而卒太僕君久而悲思若新虛其室不再娶
曰以難吾妻之繼也嗚呼是可以觀孺人已孺
人父曰黃淳父大父曰黃勉之世以高文質行
名吳中孺人濡染於詩禮之澤者深矣其稱宜
於顧氏有以也夫孺人生以嘉靖辛卯五月十
八日卒以萬曆丙子六月十六日得年僅四十
有六子男二兆禎太學生有禎戊子舉人孫男
三太僕君卜以萬曆己丑十一月丙子廿八日
壬申葬孺人于黃埭之新阡而率其二子請余
銘余習於太僕君高其不娶之義以徵其言知
其不阿也而重以水部顧公之狀尤爲詳覈遂
稍論次之如孺人者乃何必稱奇節哉故爲之
銘以附詩人之義云銘曰

其生也宜維德之臧其死也宜維土之良寧爾
藏矣以佑爾夫子以訖爾來嗣以風於世世

處士顧先生配沈孺人墓誌銘

吾顧氏之秀曰紹萊者吾弟也奉其父處士公之命具衣冠謁余堂上且泣而言曰吾母之棄不肖也十有三年于茲以墓地之未定弗克葬也今者吾居之陰有隙壤焉使人視之而吉旣便旣安吾父心樂之黽勉而營窀穸不肖又以貧故無所盡吾心所以寄不肖之哀思而不朽吾母者繫吾兄是賴幸憐而賜之銘則又曰傷哉貧也始吾大父故饒于貲已而中落負官錢數千緡吾母斥其簪服佐償之已而遭島寇已

又比歲太稔家又益落而吾母雅不欲以家累貽吾父累織積微身自經紀每客至擊鮮飲醇取咄嗟辦吾父不知所自來而吾母私獨飽藜羹脫粟不厭也以多病故輒爲吾父置側室且舉不肖兄弟屬之提携慰勉懼如姊姒吾母不謂偏也吾父始有聲庠校間然數不第歲率遊學以爲常吾母具酒漿滫髓供餉相踵於道而夜督不肖讀書風窻雪戶孤燈熒然吾母不憂獨也其愛不肖甚而訓飭不爲少假垂歿而諄

諄以力學見勉其跂而望不肖之成立若弗及也蓋吾母之爲婦爲母于顧越三十年而憂者付之愉者一之及今日而不肖尚碌碌困諸生曾未得一當以報也不得兄一言則何以有辭于逝者余聞而泫然傷心焉余自髫歲先淑人見背二十餘年以來家大夫與余遞出入從宦墓兆未定淑人猶在淺土而紹萊能殫厥志力以襄大事且圖所以不朽其親者余愧稱爲人子矣迺按狀而誌之曰孺人姓沈氏其族望于

崑山父諱世麟奇邁有才子名世所稱玄朗先生者也孺人年十九歸於顧氏曰爲山先生章美生以嘉靖甲申四月四日卒以隆慶庚午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享年四十有九子男三長卽紹萊縣學生次紹荀蚤卒次紹董女二墓在尚書浦西天字圩余惟孺人生于儒家共儉貞順其天性也卽紹萊咨咨以貧自傷迺孺人甘之已惟其習見夫詩書之澤惓惓以望于其夫若子庶幾一日之顯融而竟不待以死可悲也銘

按志玄朗先生之高祖真業醫真生亦清修好學生子三曰愚曰魯曰誠皆爲名士訥中正統七年進士嘉慶元年擢福建會同知副使卒年四十二思生僅成化丙午舉人未仕卒是爲先生之父也訥子大楠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平福州惠州三府知府大楠子紹萊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即先黃門思新公之婿也

曰
生于儒嬪于儒卒以而子儒詩書之澤旣耨旣
畚必有豐年穰穰滿車鉅浦之麓鬱然玄廬崇
厥墓門以俟賁諸嗟嗟孺人永安厥居

亡妻周氏權厝誌

亡妻姓周氏周氏世居太倉雙鳳里以文獻望
吳中吾妻之祖水部公諱士父處士公名鈺母
安人龔也吾先伯父玉陽府君娶水部公元女
故吾妻於先伯母爲姪初先妣王恭人與先伯

母驩甚也余生而少也先伯母愛而撫之曰吾
子當得佳婦婦之比歲時自歸寧還則亟稱其
姪于先恭人曰此真而子婦也先恭人以先伯
母故則大喜而吾父自髫髻游周氏昆弟間雅
善處士公遂委禽焉已而先恭人間從周氏所
覲吾妻也則益大喜退而屬先伯母曰惟吾姆
力也果令吾子得婦矣久之吾舅氏一綸有女
慧而姣先恭人具以語伯母而爲弟夔聘之計
以爲一門之中親誼糾結二婦他日之歡當如

吾兩人亡疑也比先恭人與先伯母先後棄背
余兄弟皆壯而成室吾妻室于余且九年蓋泫
然常念二母之志而今長已矣悲夫吾妻端靜
明淑生而不苟戲笑自其幼時或危坐移日不
妄吐一詞家人傳相歎異之入門舉止矜嚴卽
房櫳之裏絕不以媿容媠語見惟吾父母亦器
之曰吾家婦當如是矣余間爲道先恭人遺事
輒泫然以不逮其姑爲戚其奉今恭人婉婉有
儀平居之言有不聞之於夫而聞之於姑者婦

姑之間于于如也余始婚時方病而羸吾妻雖
口不言而心獨憂之往往流涕枕席初余不習
爲攝養吾妻從旁節適之已而莊語余曰君卽
無論妻之獨柰先恭人一脉何余爲之瞿然旣
而泫然久而兢兢以自保也余所以獲奉兩大
人遺體猶不廢咕嗶者其所匡助爲多其治家
勤儉而有則入其室井如也歲時伏臘外家時
有所饋遺手拔其精者進舅姑所其餘以逮臧
獲婢媪豐簡並適余夫婦對食視余所欲而敬

進之或余食於他所卽自爲草具浹旬乃爲諸
兒置一嚮平居絲枲女紅未嘗去手常多病在
病中猶然余力止之爲一暫輟頃之已復作矣
其勤且儉若生於貧賤而歸於貧賤者蓋天性
然也其爲人若嚴冷不能曲意取媚悅而遇內
外媼黨特有禮意諸姑姊之過從者久而更人
人以吾妻爲親已念先恭人蚤世而外王母顧
安人老白首無恙歲時問遺余未及言而常先
之其能得余心事徃徃如此初處士公弱冠遂

舉兩丈夫子已而吾妻生愛之有加焉長而益
穎秀則自水部公與其父母愈益竒愛之及其
爲婦于吾家而間一歸寧其父母之憐愛益甚
于居室時而吾妻亦孝愛婉至不肯外其父母
家業且病矣猶趣買舟視龔安人之疾而竟弗
克以死比死而龔安人哭之幾不欲生云處士
公雅不欲令女子知書獨心好焉其歸吾門恒
見其手稗官女史讀之不知所從解也纂組繪
繡之屬率自以意綴合而工曰吾未嘗習也余

嘗戲謂子爲男子周氏之公侯何必五世而復
耶其區畫壺以內外事輒有以匡余之所不逮
余經歲游學時節一歸卽肅几席共筆研相對
余故不問內事事亦不及余有吾妻以綜理之
也居閒常爲余道周氏女少能以完福稱者且
曰吾必死於君手幸而君念之以終事相累耳
其遇疾也余適以試事滯白下疾且革矣猶目
女奴數問余歸未忍死待余而竟弗及也蓋卒
之二日而余歸則業已就木矣病不知其由歿

不聆其訣歛不撫其尸若蒼蒼者故屈其志而
弗使讐焉余是以憶其言而傷之尤異云吾妻
生以嘉靖乙巳八月十有三日卒以萬曆癸酉
八月二十有二日得年僅二十有九生子男二
人女一人屈指于歸之歲裁九年而已而中間
余游學之日爲多其相與居室者又裁可半之
嗚呼悲哉悲哉茲奉吾父之命卜以十月乙卯
權厝於邑南八保祖塋之享堂先是先恭人之
柩至自京師寔窆于左以吾妻從於其右嗚呼

人之所爲樂於生者有母以爲恃有妻以爲懽也余少而先慈見背寔有身世無涯之悲僅有一妻足以相老而又奄忽以死俾纍纍諸兒他日復悲余之悲也天乎酷哉蓋自吾妻亡而余彌不復知有生之樂矣乃敘其死生之大致而銘之以識余哀且以待二子之長而示之銘曰而德之妍不勝其命之遭孰相而妍孰讐而遭吁嗟乎蒼天

碑

余文敏公神道碑

代 代座主申文定公作

當 肅皇帝壬戌之歲余與太倉王公四明余公皆奉 廷對擢爲史官三人者握手相得歡甚居連櫪出聯駟并日而譚卽性行不必盡諧而相與砥礪德業固欣然莫逆也居十有七年爲 今上戊寅余以非才猥蒙 上簡入備 顧問後四年繼之余公又三年繼之王公余三人者比肩而事 明主以共襄太平之業豈不亦一時盛邁哉而余公遂溘然逝矣悲夫公薨

寶善集 卷之八
以萬曆甲申十一月十有七日訃聞 上嗟悼
輟朝一日賻襚良渥大宗伯以典制請於是贈
公太保謚文敏蔭一子中書舍人祭加至十一
壇致水衡金錢以庀窀穸而護行治葬兩郎官
並遣 上之篤終念舊恩厚如此迺公所以荷
上知眷歿而不衰者豈偶然之故也是宜樹碑
道以垂示永永而余與公辱爲知己執筆之役
不可以辭迺摭其事狀之大者書之于石按狀
公諱有丁字丙仲浙之鄞縣人鄞之余自宋太

保惠公天錫始著旣而子孫中分爲兩余而公
父贈少傅公永麟幼歸其所後父慚贈公歿而
公尚幼不及詳其出也故卒祖慚而慚父鏗亦
並得贈如公官公生而穎卓稍長卽有大志甫
弱冠文聲蔚然補庠生當是時公家甚貧則嘗
之廣陵授經郝氏郝氏主人翁老矣而負人倫
鑒大賞重公益折節交驩不爲倦公竟以其賢
遊太學遂登辛酉北畿薦明年成進士及第第
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徊翔玉堂之署者垂十年

始遷爲國子司業其明年 今皇帝出閣改洗
馬充東宮侍班已復改諭德兼侍讀已又以左
庶子掌南院萬曆甲戌遷南國子祭酒久之移
疾歸居二歲所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
未到官遷太常卿攝國子祭酒事已卯擢禮部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充經筵講官庚辰改左侍
郎掌詹事府事已改吏部侍郎辛巳解部事掌
詹事府如故而公屬以三品考績蒙羊酒鈔錠
之賜及蔭一子國子生蓋 上知公賢將老其

資而大用之矣壬午六月遂奉 特簡擢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俄以 皇子生
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蔭一
子中書舍人踰年從 上定壽宮進少保改戶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又明年滇南大捷 上
推功帷幄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
蔭一子中書舍人而公是時業已病嘔逆在告
三上疏乞骸 上慰勉彌切猶冀公之一旦有
瘳也天不憖遺且柰何哉公豐才偉度揮霍自

如而前是所歷皆清曹往往歛手靡所自見其
長獨三莅國學端軌勅教士用丕變爲文章援
筆千言瑰瑋贍博海苞地負無所不有而其總
裁會典義例文質之間最能折衷潤色所是正
爲多典會試及分試者咸再取士至八伯餘人
而公澄朗坐照常存牝牡驪黃之外以故大雅
恢奇之士踵出其門浙兵大譟脅辱撫臣公授
計代爲撫者銅梁張公以廢帥徐金星薦曰是
夫緩急可使也張公卒以金星集事浙人賴之

方江陵故相之敗也 上慨然思布維新之治
與海內更始改釐振剔日不皇給而公甫入閣
能精心毘贊其間臨事擘畫往往出余意表至
言者搜江陵餘孽以命題波及典試者太宰楊
公持國大體頗絀其議言官益譁而攻楊公因
并中余當是時諸大臣爭求去余亦請 上避
位而歛許公爭之彊辨之疾然譁弗爲止公獨
當直乃徐爲 上分別是否甚辨 上大感悟
卽下詔慰留諸大臣小大輯睦朝廷謐然則公

有力焉公爲人敏達自喜不屑爲拘謏齷齪而
剷削町畦肺腑相寄望而知其廓落偉人也性
雅嗜山水嘗再請告歸買山東湖之傍名其所
爲園及臺館齋閣皆託陶公歸來之詞以見志
若將終焉然以羣望不釋之故再臥再起以至
大拜比居京師所至恒小葺亭榭周蒔卉木幾
事之隙遁而觴詠其間益自爰立以來 上益
知公賢所資恩寵無筭至隆赫矣而公超世之
想未嘗一日置也進爲夔龍退不失王謝風流

之致自 明興賢士大夫所遭如公者有幾宜
可以無憾而吾黨猶以用不及究壽不及中咨
咨未已也公病困固時時念東湖不去口比易
簣而喟然曰吾負國恩吾負國恩嗚呼公歿而
有知其果無憾耶公生以嘉靖某年月日享年
五十有八娶水氏封一品夫人子四廷槐廷椿
廷梓廷欝皆用任子當得官女三壻某某孫男
四人孫女三人墓在東湖之隱學山 上賜也
亦公志也銘曰

鄞江名宗厥惟余有宋太保聲燁如垂四伯載
澤不枯重積而發邁祖初有偉文敏啟少孤搨
三寸管絃天衢揮斤八極氣有餘踈足詞苑羞
拘儒辟雍山斗高師模天網一頓群材趨庸啟
帝聰佇良謨匪夢匪卜躋黃樞夙夜在公豈不
劬袞袞造膝胥秘圖雲氣不族雨八區昭哉公
伐焉可誣維 帝委已希唐虞柰何乎公不少
須惜無長繩繫隙駒爰有息壤東湖隅黃腸題
輓賁厥居豐碑屬鼻鐫我詞後百千禩永勿墟

寶菴集卷之十八

國

書